娱親雅言

娛親雅言卷四

歸安嚴元照

三傳 國語坿

左隱六年傳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杜預云蔇至也一切經音義兩引皆作暨十二達磨多羅禪經又十八分別功德論

二元照案暨及也義如論語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暨之爲蔇古文假借在莊九年經公及齊大夫盟於蔇公穀皆作暨左氏古文家也

又八年傳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元照案服子愼

云公之毋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是服本謚作氏鄭康成本則作謚故其注儀禮少牢饋食云大夫或因字爲謚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又禮記檀弓上魯哀公誄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左哀十六年傳正義云鄭元鍇讀左傳云以字爲謚遂復妄爲此解服鄭兩本不同而句法則無異若杜預乃以爲謚二字屬下爲句云即先人之謚稱以爲族元照竊謂服鄭說皆可通而究以服

義爲正此當以本文斷之羽父所請者氏與族也公之問不及於謚故云問族於衆仲則衆仲之對無駭及謚公命以字爲展氏卽以字爲氏也諸侯之禮也氏族未嘗有二當時以爲氏者後世子孫則以爲族如無駭子孫皆氏曰展卽成族矣似服本較勝也杜解雖無甚謬然從其讀則不辭陸粲左傳附注据駁五經異義引作氏遂謂鄭本作氏核之禮注乃知其非

桓五年傳旝動而鼓賈景伯以旝爲發石說文㫃部云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許君受學

於賈故用其師說元照案三國志袁紹傳太祖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魏氏春秋云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曰旝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見裴松之注引是曹操嘗用其說以制敵矣杜解云旝旃也通帛爲之葢今大將之麾也此說於古無徵案馬融廣成頌旃旝森其如林旃旝竝舉杜殆緣此而臆爲之說乎章懷後漢書馬融傳注即用杜解徐新田云養原案賈馬同治古文廣成頌葢用師說元照案詩其會如林說文引作旝廣成頌旣云如林當亦用詩語未必以旝爲旃類也新田此說與錢氏後漢書攷異合正義亦云旝之爲旃事無所

出然例依本注不得不曲爲之釋也又云發石非旌旗之比說文載之㫃部而以飛石解之爲不類矣錢廣伯馥云族字亦載㫃部而以矢鋒解之獨非不類乎正義之辨強而無理矣○袁文甕牖閒評用杜說以詆說文其言可勿置辯其云魏晉以來造雲旝翔旝飛旝連旝竟以旝爲軍中飛石而不知其誤自說文案所舉諸旝之名正可爲說文之證

十三年傳及鄭亂次以濟遂無次釋文云本或作亂

次以濟其水元照案水經注二十八沔水下云涑水與夷水亂流東出謂之淇水春秋莫敖亂次以濟淇水是也据此則其當爲淇鄢水卽夷水鄢夷聲相近梁曜北云淇譌爲其趙氏水經注釋辯之後漢書南蠻傳注引亦譌其

武闈見閔二年傳正義云名之曰武其義未聞元照案魯有僖閎見襄十一年傳杜解云僖公之門正義云僖公之廟門也武闈殆武宮之門耳武闈僖閎稱謂政類丁教授云武宮重立於成公六年不知毀於何公之世當攷元照案或武宮已毀而其地尚仍舊名亦未可定

僖五年傳且虞能親於桓莊乎甚愛之也服本作甚解云愛之甚元照案也古通邪此謂虞之於晉豈能更親於桓莊乎而愛之甚邪文義本無繆戾正義乃云當謂愛桓莊之族甚也此正義申服注而失其旨者也近蘇州嚴氏輯左傳古注以此語爲服注非也愛之若甚何以誅之且文勢不順又改字失眞繆之甚也正義錯會服意過加抨擊葢於左傳一意扶杜先儒成說不免曲意詆排而於杜所闕解者亦不屑引用賈服其用心甚偏且服先於杜乃据杜本而謂服改字尤不然矣

十五年傳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元照案此言秦之定霸在此一役耳一役猶曰一舉承上懷德畏刑而言知不可蹔指爲何事服氏以一役爲戰韓之役似已失旨杜解云言還遣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說尤迂曲孫監察云志祖案一役卽指歸晉侯許周生云宗彥案杜解不誤特文詞迂拙耳臧在東云未免太迂太拙

十六年經六鷁退飛過宋都釋文云本或作鶂惠氏棟補注云說文引春秋傳亦作鶂或從二傳之文左氏當不爾也元照案說文所稱春秋傳皆左氏

古文見於自序引公羊則曰公羊傳著姓以別於
古文也若穀梁則未嘗引及此所引春秋傳斷屬
左氏益鶃字三傳相同本無作鷁者攷說文鶃或
作鷊又引司馬相如作䳄則無从益之字
廿二年傳聲盛致志鼓儳可也杜解云儳巖未整陳
元照案此即曲禮毋儳言之儳說文云儳互不齊
也益師行擊鼓以錞和之以鐲節之以鐃止之以
鐸通之地官鼓人不使其聲亂也比其盛也雖儳互不
齊可也故曰儳其曰儳巖云何案巖與碞同說文

石部碞暫碞也儳暫音同鄭氏曲禮注儳猶暫也洛誥用顧畏于民碞孔傳碞僭也正義云碞卽巖也參差不齊之意廣韻二十六咸碞僭差也儳巖儳互厥義相符

廿三年傳浴薄而觀之晉語設微薄而觀之列女傳文同韋杜皆訓薄爲迫元照案此帷薄之薄也不可訓迫莊子達生高門縣薄司馬彪注薄簾也微薄謂疏簾也韋訓微爲蔽亦非高誘注淮南道應引此事云設薄以觀之是漢儒舊說以爲帷薄矣○左傳釋文引國語云薄簾也宋氏國語補音云今案韋

注亦訓迫無簾薄之說恐是賈唐所注

廿八年傳曲踊三百距躍三百杜云百猶勱也釋文作勱正義作勵元照案說文力部勱讀若厲故勱又作勵釋文正義異而實同百當從釋文音陌陌勱聲相近正義從本讀恐非三百之義未詳邵氏左牘云葢踊躍之度大約有此錢先生云大昕案晏子枕尸股而哭之三踊而出是踊以三爲節臧在東云邵說與古合

又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服氏解說謂馬飾王制正義引案西京賦駕彫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

纓遺光儵爚薛綜注弁馬冠也叉毛本誤叉髦以璿玉

飾纓馬鞅毛本誤鞭也以玉飾之說文引左傳作璿弁

與平子賦同薛注亦與服義同服義不可易矣蓋

弁卽緐也說文糸部緐馬髦飾也春秋傳曰可以稱

旌緐乎緐或作䋣弁籀文覍覍卽弁之正體弁緐音義皆

同薛綜叉髦之義與說文合杜解獨以弁爲弁冕

引詩會弁如星證之殆泥未之服也之文故剏一

解案爾雅釋言服整也未之服言未整備耳當依服

義

文十三年傳晉六卿相見於諸浮元槑案相見謂行
相見之禮也士相見禮曰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
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
禮注曰上大夫卿也當時晉六卿於諸浮行此禮
故云相見於諸浮若泛常覿面何日不有而云相
見乎杜氏於此不著一辭正義遂云出𣪠外野屏
人私議殆近於野人之談矣
又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正義引服氏云謂能處賤
且又知恥元槑案世祿之家鮮能處賤其能處者

卒皆闒茸之徒又鮮知恥隨會不然是以可貴服氏舊說無可疑者邵氏左觿謂能字句絕能言才也如孟子能者在職之能說非悖理然舊解無病毋庸更張或有附會邵說者謂此能字與上能外事相對又謂能字下屬不成句法此則鑿而無當矣

十五年華耦來盟傳云魯人以爲敏杜云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元照案杜解淺得經閒然以左氏通例求之似未

盡符上文既云貫之此不容視爲微辭也正義以
魯人爲魯鈍之人尤失之鑿并非杜意
十七年傳將悉敝賦以待於鯈杜云鯈晉鄭之竟言
欲以兵距晉許周生云鯈本鄘地之入於楚者見
十六年傳子家言欲悉衆從楚所謂鋌而丞險急
何能擇也此時正晉楚爭鄭之日鄭欲從楚故晉
人懼而行成頁不然鄭安能與晉抗乎錢先生云大昕案鄭
與鄘相距甚遠恐不可合爲一地
成二年傳韓厥執縶馬前說文馬部云馵本作𩡧隸變作馵非从中

字也絆馬也从馬囗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馽前讀若輒或作縶从糸執聲元照案杜本作縶從或體也馬字衍當据說文所引刪之前之爲言進也增一馬字似謂齊侯之馬前矣非也

三年傳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杜氏無解元照案以綿裝衣曰褚見漢書南蠻傳注當取此訓與襄三十年傳褚字義別臧在東云鏞當謂儀禮茵著用荼著卽古褚字○

襄卅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杜訓褚爲畜元照案一切經音義四分律四十一引左傳作貯呂覽樂成亦作貯

抱經先生云地官廛人注有𦈢藏字釋文云𦈢本或作貯又作褚孫監察云志祖案杜訓爲畜亦有貯義　臧在東云案貯亦畜也然古文當作褚　○昭三年傳請以印爲褚師疑亦主衣服之官杜以爲市官其說無徵錢先生云大昕案以廛人注𦈢藏字又作褚證之則杜以褚師爲市官似可通　宋有褚師段襄廿年　褚師子肥哀八年　衛有褚師圃褚師子申昭廿年　褚師定子哀廿六年　褚師比即聲子哀十五年　杜皆無解

匡繆正俗四云襄五年楚公子壬夫字子辛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案

楚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榦午是十支法有相配
或者此人以庚午歲若庚午日生故名午字子庚
耳辛壬同是十榦若以辛生不得名壬若以壬生
不得字辛此與庚午不類固當依本字不宜穿鑿
改易錢廣伯馥云石癸字甲夫白丙字乙皆同取
十榦為名字古人未嘗無此例也顏氏此論毋乃
知其一未知其二
襄十八年傳伐雍門之萩元照案古字艸木偏旁可
容通假萩即楸也楸於爾雅為槐於說文為梓漢

書東方朔傳萩竹籍田注云萩卽楸字又貨殖傳
山居千章之萩又欒南河濟之閒千樹萩欒彥云
萩梓木也師古注云萩卽楸樹疑衍字也此可取以
證傳○萩蕭也見爾雅說文此萩之正訓傳旣云
伐知非蕭明矣說文繫傳於萩字下注云左傳或
借此爲楸字卽指此也
廿六年傳鄭於是不敢南面元照案鄭氏禮注曰面
猶鄉也見夏官撢人又見禮記玉藻封禪文囘首面內亦當訓
鄉不敢南鄉言不敢事楚也楚在鄭南○說文人部

偭鄉也从人面聲少儀曰尊壷者偭其鼻鄭本亦

作面

廿九年傳其周德之衰乎杜云衰小也正義云衰者

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言從大漸差而小

故杜以衰爲小元照案依杜解則衰當讀楚危切

釋文無音漏也若服氏解爲衰微則當如本讀然

釋文固非從服者臧在東云此條似杜注是

昭元年傳趙孟曰天乎正義云國無道而歲又饑則

君或早夭元照案后子言秦不以趙孟故疑其君

當早天近本誤作天乎唯唐石經不誤

又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云離陳也元照案離羅聲相近方言七云離謂之羅羅謂之離郭璞注云皆行列物也此離衛謂陳列衛士杜解合於訓詁正義乃以離之爲陳無正訓未之攷耳○離衛當從杜解卽指二執戈者服氏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杜訓離爲陳卽用服詁○服所云離宮卽指蒲宮見正義案設服離衛乃盟時陳設非其在國時事也

二年傳四升爲豆此卽攷工記瓬人豆實三而成觳

之豆也釋文於周禮左傳皆無音廣雅釋器云升四曰豆曹憲亦無音豆當讀本字明矣顧氏炎武杜解補正引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攷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元照案一獻而三酬梓人之文梓人注云豆當爲斗下文飲一豆酒注云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然則斗之爲豆聲誤亙非古字也毛氏不引旗人而引梓人又誤讀鄭注顧氏遽取以補杜何耶

三年傳少齊有寵而欲齊必繼室近本皆作少姜元

熙案二年傳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杜云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孑大叔言其有寵故從其別號稱之當從釋文唐石經校改顧氏金石文字記以石經爲誤蓋未見釋文也○服氏云所以寵異不與齊衆女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据此則少當讀本字釋文雖不從服而少齊之義杜無別解不合亦音詩妙反與少姜一例也

七年傳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正義云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爲夫子以

未仕之時爲仕後之語是邱明意尊之而失事實

元照案召其大夫而屬二子於大夫此夫子乃指

大夫而非孔子若指孔子不當曰使事之矣且觀

將有達者曰孔某今其將在孔某乎孟孫固未嘗

稱孔子爲夫子也果如正義所說則傳中兩舉孔

子之名左氏盍不盡改之乎○檀弓上 正義云孟

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

仲尼似以夫子屬大夫言孫監察云志祖案此是面屬大夫之詞何得云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大夫乎似不如舊說爲順 錢先生云大昕案稱孔某者對大夫言之

稱夫子者對說與何忌言之所謂夫言豈一端而
已僖子欲二子以仲尼爲師弟子於師固當稱夫
子矣此大夫乃孟氏家臣似不當夫子之稱鄙意
亦謂當從舊解　元照案秦穆公稱孟明爲夫子
見文元年傳似與孟孫稱家臣相類　徐新田云
養原案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作一句讀
則順矣若以夫子爲
孔子則屬字似無著

十二年傳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釋文云淮舊如字四
瀆水也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爲濰濰
齊地水名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濰水古韻綏
作淮足得無勞改也正義云劉炫以爲淮坻非韻
淮當作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

甚要切据詩約語疏儀河數綌尙得爲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元照案劉說固非而陸孔兩家於淮坻爲韻不能無疑故其言多牽率淮从隹隹聲濰从維聲而維亦隹聲淮濰二文未見其異音也从隹聲者古讀如韋故帷之古文作匱說文巾部釋名水淮韋也韋繞揚州北畍東至海也此漢人讀淮如古韋圍通韋之明徵韋坻相韻凖諸古今無不諧者後人讀淮作石乖反故疑其與坻不協而不知石乖之音亦出一聲之轉也　顧亭林云淮字當從隹人之

佳乃得聲今本說文亦誤元照案此亦失攷淮之本音而輕於立說者也徐新田云養原案脂與皆据亭林說本屬一韻乃欲改淮字从隹眞不可解

翠被見十二年傳杜解但云以翠羽飾被而不釋被義漢書西域傳下亦有翠被師古又無注羣經音辨三云被衣也普義切引此傳爲證元照案楚詞九章惜誦被明月兮珮寶璐王逸云在背曰被釋名衣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詳其語意殆後世斗篷之屬歟帔披皆俗字

又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方言七引作肩戴氏方言疏
證云肩啟古通用元照案說文肩在口部開也啟
在攴部教也此傳訓開則作肩爲正疏證尚未甚
審錢先生云此類古人通用不必過爲區別臧在東云非不知古人原通然既有舊本作肩於本義更合以證正字之僅存不亦可乎左氏本古文揚子雲正識古文者
十三年傳鄭伯男也鄭仲師服子慎皆云鄭伯爵在
男服也王肅云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
杜解從王說元照案桓二年傳令晉甸侯也杜云
諸侯而在甸服者晉語令晉國之方偏侯也韋注方大也偏偏方也乃甸內偏

方小侯也傳曰令晉甸侯是也定四年傳曹爲伯甸杜云以伯爵居甸服言小元照謂伯男文法與甸侯伯甸相類子產言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其言男正所以自別於甸如王注則與上文殊欠關照矣周語鄭伯南也男南古通用韋注亦作男服解鄭服王三說皆見正義引正義又引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元照案語注引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是正義誤以賈說爲鄭服之說矣又引或云南南面君也是正義又誤以或說爲賈說矣又引鄭司農南謂子男云云是仲師未嘗作男服解而王注亦本諸仲師而非自造者韋氏三國時人視唐人豈得其眞○毛詩鄭譜正義引賈逵以爲鄭伯爵在男畿此則不誤○正義引鄭服之說

而辨之云周禮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百鄭去京師不容此數元照案國語注云周公雖制土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鎬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減服制改易故鄭在男服錢先生云此說甚好韋注可破正義之惑

十四年傳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杜云末薄也減輕也正義云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末𣏂俗作抹煞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是義元照案家語正論引此文作或曰

義注云或左傳作咸家語雖王肅僞造然在杜氏之前故所采輯猶與服合自杜解而後人相承以末減二字連用爲減罪解矣減咸古通用見惠氏禮記古義

廿五年傳季氏介其雞賈景伯云擣芥子爲末播其翼可以坌雞目淮南注人閒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杜解從賈義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呂覽注察微云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孫監察云呂覽淮南注竝出兩解互異何也　元照案許愼高誘竝注淮[illegible]今本或題許或題高實則兩家溷淆此注不同卽許高之

異

正義例從本注而獨於此則是鄭說元照案史記魯世家云季氏芥雞羽服虔注同賈說賈君據此爲詁義不可易凡魏晉以下鬬雞詩如芥羽張金距應瑒猜羣芥粉生王褒芥羽忽猜儔梁簡文帝芥羽襯塵生褚玠翅中含芥粉劉孝威芥粉壒春場庾信數詩皆用賈服義正義申鄭而抑賈殊不然也芥羽之法見於宋周去非嶺外代荅○王觀國學林謂史記故介爲芥袁文甕牖閒評又謂杜預因史記故作芥字遂有擣芥之說其說均不足辨芥之爲介古字省文

廿五年傳宋元公曰唯是楄柎所以藉幹正文作榦者請無及先君說文木部引作楄部薦榦部楄薦藉音皆相近云楄部方木也元照案榦翰皆从倝聲古通用爾雅釋言翰榦也說文木部榦築牆耑木也檀弓上周人牆置翣注牆柳衣也又孔子之喪飾棺牆注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又設蔞翣注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釋名器服其旁曰牆似屋牆也成二年傳宋文公卒棺有翰檜杜云翰旁飾檜謂此傳之榦卽翰檜之翰禮經所謂牆也楄部者棺底之方木所以

承𠏉者（薦藉皆訓承）文公之有翰檜乃僭王禮其後遂承用之元公請無及先君殆卽指此杜云楄柎棺中苓牀也幹骸骨也幹之義不確

廿六年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杜云鑿一足行正義云旣斷其足而云鑿知鑿是一足行也說文云鑿金聲也葢擊金爲聲亦名鑿惠氏補注云案說文鑿讀若春秋傳曰鑿而乘它車則傳本作鑿故訓一足行若從金與斷足無涉必傳寫之譌正義失攷元照案五經文字金部鑿邛正反金聲也又一

足行見春秋左氏傳知傳中鑿字非誤漢儒讀若之字不必異文葢一字或有數音也卽說文一書此例屢見徐鼎臣於此致疑未通於古耳見示部票字下鑿注䢘字乃傳寫之誤說文足部所無不可據以爲正且兵刃以金爲之从金未爲無涉

廿六年傳卒羣不弔之人杜云弔至也元照案弔至釋詁文賚誓無敢不弔鄭注弔猶善也詩小雅節南山不弔昊天傳訓爲至箋云至猶善也至有善義不弔之人謂不善之人也顧氏杜解補正云好行禍

亂不相弔恤之人引傳遜辯誤說非不合然不若杜解之近古

卄七年傳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杜云進胙國中祭祀也元照案呂覽愼行論載此事云動作者莫不非令尹動作謂力役之人也疑進胙卽動作之駁文動古文作遭說文力部與進相似又案詩大雅蕩侯作侯祝傳云作祝詛也正義云作卽古詛字錢先生云大昕案楚人尙鬼國中祭祀皆有祝詛之言杜說似長不必改從呂書臧在東云庸堂案動亦進也杜說誠佳然謂進胙卽動作之異文亦確也

定九年傳鍥其軸麻約而歸之元照案方言九其上約謂之䈅注卽韋帶也又十三葯薄也注謂薄裹也葯猶纏也此可證傳義麻約謂以麻纏裹之也約猶束也葯乃俗書

哀十七年傳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亾賈景伯以裔焉屬上讀解裔爲水邊言衞侯將若此魚杜依賈說劉光伯云卜繇之辭文句相韻裔焉二字亦向下讀之其論允矣正義例從本注故於左傳不得不加辨駁而毛詩召南汝墳正義引

傳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則從劉讀也元照又案古焉於同物裔焉大國言鄰於大國也光伯謂士地遠焉之大國文義晦澀宜正義以爲不辭矣

廿四年傳是譠言也服氏云僞不信言也杜云譠過也釋文云譠石快反字林作譓云夢言意不慧也意字疑衍臧在東云殆謂夢言之頃意不聽慧耳未可以說文疑其衍元照案說文心部譓夢言不慧也字林即用說文廣雅譓寱也釋言說文寱部寱瞑言也通俗文夢言謂之寱一切經音義引內典四分律三十二有寱語之文僧元應音義十四云舊律本多作譓

讆二形廣韻祭十三云⿱衛心寐言讆同又云寐睡言⿱衛心囈同据此則⿱衛心與寐通列子周穆王云眠中啽囈呻呼⿱衛心言猶云夢囈語耳服杜說皆未了○說文足部躛衛也與此義不符讆囈皆俗書當以⿱衛心為正

春秋時唯宋晉鄭三國具六卿孫監察云志祖案魯亦備六卿臧在東云魯有六卿未見所出魯之三卿即三家也孫監察云志祖案魯有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為之此外尚有羽父為大宰夏父弗忌為宗伯臧孫紇為司寇俱見左傳則備六卿矣宋之六卿左師右師司徒司馬亦稱司武見襄六年傳司寇司城卽司空宋以武公故廢司空為司城是也此据文七年十六年昭廿二年哀廿六年傳其始

也官不備以一人而攝兩卿如公子目夷爲左師僖九年又爲司馬僖十九年之類大司徒大司馬傳亦從省不悉稱大孔父嘉公子目夷公子卬三人爲大司馬亦曰司馬隱三年傳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桓二年傳孔父嘉爲司馬僖十九年傳司馬子魚曰廿二年傳大司馬固諫文七年傳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八年傳殺大司馬公子卬華定爲司徒出奔邊卬代之而昭廿二年傳云邊卬爲大司徒此可以互證少司馬之官華貙嘗爲之見昭廿一年其時貙父費遂爲大司馬亦稱司馬自貙之後少司馬不復見公孫忌代費遂爲大

司馬（廿二年傳）不聞有代貙者哀廿六年傳皇非我爲大司馬時亦無少司馬也少司寇之官始見成十五年傳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其後華貙亦爲少司寇（昭廿年）及樂輓（昭廿二年）樂朱鉏（哀廿六年）爲大司寇時又不復有少司寇蓋六卿之貳亦時立時廢者至大宰之官殆又居六卿之外者華督之後唯成十五年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後亦不復見（孫監察云志祖案襄十七年傳皇國父爲大宰又襄九年傳使西鉏吾庀府守杜注鉏吾太宰也）則三宰亦非常建者（孫監察云志祖案列子仲尼篇韓非說林俱有

商大宰是孔子時猶有此官非不常建也元照案商大宰蕩問仁於孔子見莊子天運篇又案宋共公時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此時居卿位者九人臧在東云未必九人皆卿亦屬一時建置如此非成例也

外傳周語上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韋注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與曰世謂弃與不窋元照案注意謂先王世世為稷官也與史記周本紀文同

南宋刻本脫去王字學者讀先世后稷疑是專屬於弃則以字文義既不屬而注語皆成鈎棘矣抱經先生云左成十六年傳正義所引有王字又攷武成正義云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據書疏所引則唐本有脫世字者而王字未嘗脫也徐新田云養原案國語前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不知先王爲何人故注云父子相繼曰世謂弃與不窋後云我先王不窋則既知其人矣故注云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則不窋所以得稱先王之意又云商頌亦以契爲元王是稷亦可稱王明上文所謂先王通指弃與不窋韋氏兩注自相發明益見王字當補或因韋注於後始釋先王疑前文不合有王字

者第弗淡攷耳

又 下 聽無聳注不聳肎而聽元照案方言六聳聹聾也生而聾陳楚江淮之閒謂之聳荊揚之閒及山之東西雙聾謂之聳廣雅釋詁三聳聾也聽無聳言其聰也聽言而若罔聞躁妄之人也故下云聽無聳成也注成定也不當作聳耳解徐新田云養原案聳說文佗聳與方言訓同

又 下 及定王王室遂卑注定王頃王之子靈王祖父而言及定王王室遂卑非也定當爲貞貞王名介

敬王子也元照案貞王本謚貞定見漢書古今人表上下國語史記皆從省稱定王亦猶衞獻聖武公之稱武公公叔貞惠文子之稱文子也貞定王乃靈王元孫○史記索隱周本紀謂貞定王之稱出自皇甫謐蓋未檢漢書也

晉語一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元照案方言七蝎噬逮也蝎噬即爾雅之遏遾釋言古文偏旁通借亙又二陷於大難乃逮於讒蝎譖即逮讒之義韋注訓蝎爲木蟲從本字爲訓似失之矣

又簦笠相望於艾陵注唐尚書云簦夫須也元照案簦不當訓艸名詩小雅都人士臺笠緇撮爾雅釋艸臺夫須唐尚書本殆作臺笠與毛詩同故以夫須解之臺說文从艸臺簦形近而誤韋氏不辨別字體而謂唐以夫須訓簦非也梁曜北云所見國語及宋氏補音皆作簦何也元照案簦字說文艸部所無竹部有簦字云笠也韋云簦笠備雨器也則自當从竹近時翻刊宋明道本國語从竹

吳語命圭有命不曰吳伯而曰吳王注吳本稱伯故曰吳伯史記索隱吳世家据之以爲吳本伯爵元照

案吳本子爵春秋經從無吳伯之稱今据國語而以爲本伯爵是春秋不足信也葢吳之稱王歷世已久黃池之會正當憤盈之際晉方懼吳若遽指其實慮增其怒故易其辭以相入冀其降心以相從也下又云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吳伯吳公皆一時權宜之詞而韋仞以爲實然誤矣錢先生云公羊傳云春秋伯子男一也鄭本伯爵而子產云鄭伯男此自卑之稱吳本子爵而云吳伯此尊之之稱皆合於公羊之義徐新田云養原案伯者長也天子命吳爲諸侯長不命吳爲王也此說未知可否

公羊隱四年傳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何邵公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元照案口疑即㕧之省文說文言部㕧㧊也如求婦先㕧叕之何云發動與㕧叕義近

七年傳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邵公曰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左宣十七年傳凡稱弟皆母弟也杜預云庶弟不得稱母弟元照案二傳之所謂稱者指春秋之書法非指其家庭稱謂也錢先生云此說至確春秋書陳侯之弟招秦伯之弟鍼宋公之弟辰衛侯之兄縶皆同母兄弟也齊侯使其弟年鄭伯使其弟語亦

是此例號之會書陳公子招不云陳侯之弟者諸侯之大夫具在不當殊之也　又云二傳云曹無大夫奚無君無大夫皆謂春秋書法無特書者耳豈有列國而無君大夫者乎春秋書法凡稱兄弟者皆其母弟母兄否則書曰公子益有母弟而稱公子者矣未有非母弟而稱弟者杜預所謂庶弟不得稱母弟而母弟或稱公子是也若夫家庭之內自相稱謂適子之於庶兄弟不稱曰兄弟又將奚稱徐新田云養原案詩云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公子頑惠公之庶兄也

桓十六年傳屬負茲邵公云諸侯有疾稱負茲元照案金縢如有丕子之責于天鄭注讀丕為不史記

周公世家作負子白虎通云諸侯曰負子負子者諸侯子民令不復子之也御覽七百三十九引禮記音義隱云諸侯曰不茲不丕負聲相近茲字亦相似皆通用此古義郭璞注爾雅蓐謂之茲釋器引此傳以茲爲蓐以負爲背負說已近俗此疏乃謂負事繁多尤失之矣

文七年傳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邵公云以目通指曰眣元照案指謂意指也字本作恉說文心部恉意也假借从手以目通指謂目動以示意也儀禮疏

云通指通其揖意是也又僖二一年傳獻公揖而進之郤公曰以手通指曰揖與此傳同疏云言其用目眡之而并指向魯則誤解作手指矣許子詠云宗彥案疏亦不識古人措詞少晦耳

宣六年傳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郤公曰愬者驚貌釋文有所革訴路二音元照案如何解當讀所革反愚謂愬義如詩遡其過澗之遡遡鄉也毛傳國策衞君跣行告遡於魏注云遡同此愬遡相通之證靈公不欲盾有所言故望見其來先迎而拜之

以闔其口盖巧於拒諫如此趦趄逡巡再拜而出

逡巡退碎也釋文下一音末爲不允臧在東云愬遡誠通而訓驚義迎與望見意複也精思之何如孫監察云志祖案先望見而後迎之未見意複

十二年傳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

之有邵公曰善用心曰詳韓詩外傳六春秋繁露王道皆作祥元照案古詳祥通用見惠氏公羊古義左成十

六年傳德刑詳義禮信从言儀禮士相見禮忠信慈祥

从示一也漢人皆訓善蓋詳祥皆从羊聲善本作

譱从言从羊義類本相近耳善用心猶曰以善存

心也

黃氏日抄卌一論公羊襄廿九年傳云爾殺吾兄之語非也僚乃札兄之子光殺僚非殺札之兄也元照案以僚爲餘眛之子史記之說公羊則以僚爲札之庶兄說本不同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末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又云僚者長庶也以札有庶兄在故特叙同母者四人而指僚爲長庶服虔解左傳云僚者夷眛之庶兄高誘注呂覽忠廉云闔廬篡庶父僚而即位皆用公羊說黃氏專据史記以議公羊

未深攷耳

昭五年經叔弓帥師敗莒師於濆泉傳曰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涌泉也元照案爾雅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此傳之濆泉與詩之檻泉卽濫泉也葢其地有濆泉因以名其地如齊有梧邱營邱魯有咸邱宋有泰邱陳有宛邱皆因有是邱而因以爲名者也漢梁國碭縣因山出文石而名其縣爲碭亦此例也見漢書地理志注邵公乃云葢戰而涌爲異

又云百姓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殆無稽之言也

徐新田云養原案邵公之說劉原父已辯之矣劉氏曰公羊曰濆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名耳豈謂戰而泉涌乎案戰而泉涌自是邵公之說劉氏乃併傳非之甚不知傳之直泉是釋地名非論本事也

昭廿四年傳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吾欲弒之何如元照案以君殺臣而曰弒猶左氏之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字法相類古人美惡輕重不嫌同辭讀者不可以辭害志也洪景盧容齋三筆十四王伯厚困學紀聞執貳叛二字詆斥左氏其論誠正然未明乎古人用字之法不免冤古人矣邵公亦未知此意

強爲之說曰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爲如人君故

言弑斯則窮蹙無理不可以訓

穀梁隱五年傳苞人民敺牛馬曰侵范甯云制其人民以制訓苞未詳所本唐石經初刻作包後增艸頭元照案當以初刻爲正鄭注周易云包取一作聚也繫辭包犧氏漢書叙傳下包漢舉信劉德云包取也又通抱抱即捊之或體見說文徐鼎臣云今作薄報切以爲褒裒字非是爾雅釋詁捊今本作裒聚也說文捊引取玉篇引作聚也周易釋文謙云裒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

九年傳震雷也電霆也楊士勛疏云霆者霹靂之別名有霆必有電故傳云電霆也或當電霆為一也楊說尚疑而未定元案易繫辭鼓之以雷霆釋文引蜀才云凝（盧校改疑）為電莊子（天運）吾驚之以雷霆釋文云霆徒佞也電也淮南（兵略）疾霆不及掩耳夏侯湛雷賦掣丹霆之皓　李顒雷賦起偉霆於霄際（俱見初學記）此皆以霆為電與傳義符霆電聲相近故可轉以相訓非止疾雷一訓也陸佃埤雅云霆音廷則為雷音梃則為電愚謂四聲之別古人所

無毋庸過爲區別也

九年經天王使南季來聘傳曰南氏姓也日知錄廿七云南非姓姓字衍文元照案范甯云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氏以爲姓也所以別姓者經有王季子來聘祭伯來王祭皆非姓也據此則范不以姓字爲衍文又案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不言氏姓貶之也僖八年傳言夫人必以其氏姓名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氏姓連文穀梁屢見不可以爲衍文又案士昏禮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歸又

在穀梁前矣日知錄禹貢錐指極論姓氏之別謂

溷姓氏爲一者始於史記殆非也

莊七年星隕如雨傳云其隕也如雨元照案如雨之

義二傳與左氏異左氏云與雨偕也故杜預以而

訓如公羊云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何邵公云

明其狀似雨爾穀梁義與公羊同而范氏亦訓如

爲而失其旨矣下文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案

文三年雨螽于宋傳亦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益可證此傳之義與公羊合○論衡說日云辛卯之

夜霣星若雨而非雨也亦用二傳之說

卅一年傳獻戎捷軍獲曰捷戎菽也范云菽豆元照案爾雅釋艸戎菽謂之荏菽孫叔然云大豆也毛詩傳大雅生民荏菽戎菽也箋云戎菽大豆也此傳戎菽二字當連讀戎大釋詁文也穀梁釋文云戎捷戎菽也捷獲也楊疏云案管子云出戎菽及冬葱布之天下則以戎爲豆也案管子亦當以戎菽連讀陸楊皆以戎字句絕恐失其讀矣孫監察云志祖案戎菽或可單稱戎故經文但稱戎捷而傳以菽解之此說似泥元照案因伐山戎所得故經曰戎捷僖廿一年經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

曰提軍得也其不曰宋提何也范云據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據此則范不以戎爲萩明甚疏自失攷耳

僖十九年傳梁亾鄭弃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元熙案此殆引孔子之言也論語必也正名乎鄭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聘禮記曰百名已上書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此傳正名義亦如是葢不言秦人滅梁而曰梁亾不言鄭高克奔陳而曰鄭弃其師恐後人疑不因魯史之舊文而有加損於其閒矣故

特發此論

卅三年傳匹馬倚輪無反者范云倚輪一隻之輪公羊作隻邵公云隻蹄也唐石經初刻作奇後增亻旁元照案奇倚一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蜀才作奇見釋文周禮注引作奇荀子儒效倚物怪變楊注倚奇也韓詩外傳五作奇物怪變又脩身倚魁之行楊注倚奇也奇讀爲奇偶之奇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今本莊子大宗師作畸方言二倚蹄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楚之閒

謂之踦○漢書五行志、又作䯊亦同

宣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范云暴殘暴元照案荀子富國暴暴如丘山楊注暴暴卒起之貌呂覽察今澭水暴益高注暴卒也大戴禮保傳何殷周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盧注暴卒疾也曲禮上已孤暴貴史記項羽本紀何興之暴也說文部暴疾有所趨也廣雅釋詁二暴猝也暴彈乘其不備而猝然彈之也范解未允

定十五年經戊午日下稷范云稷下吳謂晡時詳惠氏周

易古義左氏公羊皆作吳元照案史記天官書云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据此則稷依本字訓之較爲近古臧在東云天官書之傳流遠矣引以注穀梁最合也

昌歜見左僖卅年傳杜云昌歜昌蒲葅正義云齊有邴歜魯有公甫歜其音爲觸說文云歜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其字與彼爲同爲異徧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別名未知其所由也日知錄四云玉篇有歜字徂敢切昌

蒲葅然則傳之昌歜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歜元照案歜字之義與傳誠不符然依玉篇定為歜恐亦非也說文歜欪歜也（欪心有所惡若吐也）歜之俗體作噈（亦見說文蹵就聲相近）○歜歜之義俱非昌蒲若云借用亦無所取元照竊疑字當為歜書呂刑劓刵椓黥椓令文作劅（見正義）古文作歜（說文攴部）鄭氏注周官（天官醢人）云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為葅元照謂切之用刀故云歜較歜歜二文義差近之未知允否

唐石經公穀二傳不分析經傳與左氏不同而穀梁

離析經文又闕異於公羊明監本汲古閣本錯亂
顛倒當據石經校正莊七年恆星不見下接傳文
恆星者經星也云云夜中星隕如雨下接傳文其
隕也如雨云云今本經中不見下有夜中星隕如
雨六字非也此處唐石已殘闕据宋本注疏如此明人補刻石經與今本同不足据
又廿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下接傳文言日
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下接鼓禮也云云今
本誤以鼓用牲于社列於言日言朔之上則經傳
倒置矣僖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下接傳文夫人

婁不地地故也齊人以歸下接傳文不言以喪歸云云今本以齊人以歸誤置於夫人婁不地之上又廿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下接傳文會者外爲主焉爾釋宋公下接傳文外釋不志云云今本釋宋公置於會者外爲主之上宣八年壬午猶繹下接傳文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云云其下萬入去籥四字經文也今本猶繹之下誤有萬入去籥四字則衍文也又十八年歸父還自晉下接傳文還者事未畢也云云其丫至檉遂奔齊經文也遂繼事

也傳文也今本歸父還自晉下誤衍至檉遂奔齊

五字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下接傳文不言日急

辭也云云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下接傳文又有

繼之辭也云云乃免牛下接傳文乃者亾乎人之

辭也云云今本於食郊牛角下誤衍改卜牛云云

十一字昭廿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下接傳文中

國不言敗云云獲陳夏齧下接傳文獲者非與之

辭也云云今本滅字下誤衍獲陳夏齧四字又廿

五年公孫于齊下接孫之爲言云云次于陽州下

接傳文次止也今本次于陽州誤置公孫于齊之下此處唐石殘闕明補者亦與今本同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下接傳文汏失其弟也又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下接傳文以尊及卑也又自陳下接傳文陳有奉焉爾又入于蕭以叛下接傳文入者內弗受也云云今本先綜舉經文於上而不知自宋公之弟以下廿字盡衍文也哀二年取漷東田下接傳文漷東未盡也又及沂西田下接傳文沂西未盡也今本於師師伐邾下誤衍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八字以上十

一條宋時監本附音注疏皆與石經同唯明人補刻石經則與今本同不足据也

開成石經乾符時重加修改文字或增或刪皆就碑磨治碑每行十字其或縮而為九溢而為十一者皆修改時有增刪也其字迹未盡泯滅細審可以得之大抵改刻不如初刻之可信穀梁磨改處甚多未有為之申明者不可不盡心焉桓五年螽螽蟲災也又僖十五年八月螽螽蟲災也此二處初刻皆不重螽字磨改增入案隱五年九月螟傳曰

螽災也並不重螟字此傳文法最整齊畫一當援以爲例磨增兩螽字皆當刪也莊七年星隕如雨傳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事著焉爾初刻有事字後磨去案疏云幾微也中微難知而曰夜中者是事之著見焉爾据此則事字當有又案注云中微難知而曰夜中自以實著爾自恐事之譌又十七年鄭詹鄭之佞人也初刻無鄭之二字僖二年惡公子友之紿初刻有友字案下文三稱公子友此字不應刪又十二年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初刻

如此後磨改以人字爲楚字下體文十一年經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初刻有仲字磨改去之案左傳叔彭生釋文云本或作叔仲彭生仲字衍据此則仲字非是或穀梁舊本與左氏異亦未可定昭七年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此處磨改其五行初刻大異不能盡得其可知者君子不奪人名之下有不奪人名者一句此數條初刻皆唐時舊本自改刻之後久已泯沒矣甚可惜也